

CHUTIANJIANGXING

窑工虎将

——徐海东将军在鄂豫皖

刘益善



湖北人民出版社

窑工虎将

——徐海东将军在鄂豫皖

刘益善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窑工虎将

——徐海东将军在鄂豫皖

刘益善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冈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1插页 112 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216-01033-7

I·60 定价：2.10元

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 陈金安 方 方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方 朱莎莉 刘益善

陈金安 胡光清 董 玮

童志刚

前 言

浩浩长江水，巍巍大别山。

半个世纪前，在这一块神圣而美丽的土地上，哺育了无数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革命阶段中，写下英勇而光辉的斗争篇章。

我党军事指挥员是其宝贵的一个组成部份，他们的业绩惊天动地、彪炳千秋。《楚天将星》丛书记叙的就是一批湖北籍将军在战争年月传奇般的斗争经历和生平事迹。

他们从艰难困苦岁月中走出，带着理想，满怀雄心，把革命的火种撒满大江南北，燎原之势，蔚为壮观。

湖北地处中原，是现代中国革命重要的发祥地和根据地之一。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发动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翻开湖北现代革命史，革命者在血雨腥风中的浴血奋战的慷慨悲歌，历历在目。在斗争中不但涌现出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产生了许多在领导工农运动和创建工农武装中起过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军事家。红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仅此一地，就产生了一百多位将军。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

仰，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忘我的献身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战争谋略，以及革命的胆略和智慧等等，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把他们的生平业绩编写成书，流传永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了解党史、军史，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时也使这些革命杰出人物的光辉业绩和崇高榜样永垂青史。这对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青少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过努力，我们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承担起来了。在我们的组织下，一批年轻有为的湖北作家通力合作，将这套《楚天将星》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套丛书首选十名影响较大、事迹生动的湖北籍将军作为撰写对象，他们中有：一生曲折跌宕，惊心动魄，高扬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王树声大将；有作战勇猛，威震八方，令敌闻风丧胆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将军；有曾救徐向前、刘志坚于虎口绝境，下太行、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作战中屡建战功的陈再道将军；有一生浩亮，转战鄂豫、远征陕甘、挥戈塞外、策马太行、腰斩南满、决战辽沈、直捣琼崖、威震汉城的韩先楚上将；有披历史风云于一身，集悲壮辉煌于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中将周志坚；有怒放于弹雨之中，笑傲于枪林之上，“寒梅铮铮”，高风亮节的梅盛伟将军；有报救国之志，千里追寻部队要求参军，在战争年月立下赫赫功劳的田厚义将军；有戎马倥偬，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老红军江鸿海；有转战陇东和中原，能文能武、能战能守的张才干将军；有漫漫西行、出奇制胜，雪山草地、夜出奇兵，阳城受

命、血洒中原的闵学胜将军。他们以青春的脚步追寻真理，用沸腾的热血染红战旗，他们选择荆棘坎坷，选择雪山草地，选择崇高与神圣，同妖孽拼杀，与死神较量，几多壮烈，几多英雄。丛书截取他们戎马生涯中的主要片断，或叙述，或描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他们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生历程，形象地刻划他们为人坦率、忠怀坦诚，英勇善战而正气凛然的将帅性格，在反映他们的生平和业绩的时候，注意同整个党的历史、党的战斗集体联系起来，同时力求做到文情并茂，增强读物的感染力。

让我们沿着将军的足迹，开创一代新事业，奏响壮烈而响亮的生命浩歌！

湖北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
湖北省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1992年9月

目 录

一	少年窑工	[1]
二	追寻革命	[14]
三	智夺盐卡	[27]
四	年关暴动	[40]
五	老虎团长	[53]
六	千里游击	[66]
七	久围不克	[79]
八	赤膊上阵	[93]
九	号声不绝	[106]
十	虎将擒敌	[120]
十一	奔袭太湖	[133]
十二	征途迢迢	[147]
	后记	[164]

一 少年窑工

太阳是不管人世间发生的变故的，照常每天从东方升起来，照耀着田畴村野。

发黑的茅草屋，挤挤挨挨地聚起一处村落。周围是山，山不高，黄土，山上有树也有石头，树木不茂盛，村落像被人不经意地遗在山地上，远看黑糊糊的一团。村落周围的坡地冲田，庄稼消瘦无力，没有一种兴旺的景象。

这是湖北东边的大别山区，村落叫徐家窑，住着徐家一个家族的几十口人。那时徐家窑属黄陂县夏店区管辖，解放后，划归为湖北大悟县。

徐重本老伯喝饱了稀粥后，拉起有些沮丧的小儿子徐海东，吼道：“还坐着干什么事，难道还要我养活你？走，跟老子烧窑去。”

徐海东被父亲拉着，一下站起来，心里一喜，沮丧一扫而光，浑身的力气上来了。

徐海东的娘从厨房里赶出来，瞎着眼，阻止着说：“他爹，还是让海东上学去吧，烧窑他还太小了。”

“上什么学？上学还让他跟人打架呀！再上几天学，他要打出人命来的，到时你去偿命呀！我九岁就烧窑了，他都

十三岁了，还小么？走！

徐海东是徐重本的第十个孩子。重本老伯带着他的孩子们，和族里人烧了一口土窑，这窑已烧了六代人了。

徐海东和他的哥哥们是第七代窑工。

徐海东的嫂子从房里赶出来时，重本老伯已经拉着徐海东走了。徐家的唯一读书人，如今又走上了烧窑的路。

婆媳们只好相对叹气。徐海东的瞎眼娘流泪了。

阳光下的窑场忙得红火，土窑像个大土堆，黑黑的烟子从窑顶冒出，窑门口堆着的柴禾，烧得啪啪响。

土窑边，是一处坪场，坪场上摆着已经成形的泥巴坯子，有缸、盆、罐子、坛子、尿壶，几个人正光着上身，用泥巴做坯子，头上是一层泥汗，用手抹抹，抹了个一头一脸的泥。山坡边，有人在挖土，把土倒进一个土塘里，再浇上水，两个人赤着脚在泥水里踩着的，这叫和泥巴。把那水与泥很好地揉合在一起，踩着踩着，直到把泥巴踩熟了，既有弹性又有韧性，这才挖出来做坯子。

窑场的活路样样辛苦，而且是既要力气又要有一定的技术。好在徐海东从小在窑场滚大，对这一切并不陌生。

见重本老伯拉着徐海东到了窑场，干活的人们都停下来不解地看着。

徐重本把徐海东朝坪场上一推，让他站着。他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海东就在窑上做事，你们都是他的师傅，大家帮着我好好地管教他一下。”

“怎么，不去念书了？”徐海东的几个哥哥问。

徐海东默默地点点头。

“我们穷做窑的人家，硬是出不了个秀才。”大哥说。

正在做一口缸坯的二伯停下手里的活，走过来，拉着徐海东的手问：“怎么回事？海东？先生不让你去上学了？”

重本老伯说：“不是读书的料子么，他把黄家少爷的头打破了，从小就是个野蛮坯子。”

“不！是他先欺负我！”徐海东脖子一扬，大声说。

世代代的穷窑工，窑花子，徐家窑有的只是贫穷，还有饥荒，就是没有读书人。不是不想读书，是读不起，没钱请先生。徐家窑要是出个读书人多好啊，这是徐家族里几十口人共同的愿望。

隔壁村子喻家祠堂来了位教书先生，姓吴，一打听，这吴先生是徐海东娘的叔伯兄弟。听到这消息，徐海东的娘高兴得睡不着觉。她摸摸索索地拉着刚从山里打柴回来的徐海东，喜滋滋地说：“孩子，你舅在喻家祠堂教书，娘带你去给你舅磕几个头，让你舅教你念书吧！”

吴先生看在瞎眼老姐姐的面子，收徐海东当了学生。徐海东穿着娘改缝的旧衣服，高高兴兴地上了学。

徐家族里人高兴，终于姓徐的有孩子上学念书了。

徐海东念书很聪明，吴先生很喜欢这个圆脸灵活的外甥。

徐海东在喻家祠堂上了三年半学，在吴先生的教导下，他识了好多字，读了好几本书，用毛笔能写很不错的字了。

可是昨天就出事了。

吴先生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就出去办一件事去了，他规定，每个学生要写一篇文章。

徐海东在自己的座位上，默默地磨着墨，头脑里正在构思着要写的文章。他想写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们辛辛苦苦地烧

窑，却吃不饱穿不暖，而像他的同学黄小鼻子的爹黄老丁，成天没见他劳动过，却住大瓦房，穿绸缎，吃好饭。这是什么原因呢？徐海东磨着墨，想得入了神。

“喂，你听见没有？穷窑花子！”黄小鼻子扯着徐海东的耳朵说：“我叫你帮我磨墨。”

黄小鼻子仗着家里有钱，经常欺负别的同学，特别是欺负徐海东。黄小鼻子认为徐海东家里穷，吴先生是他爹请来的，能让你小子上学就是开恩，受点欺负不应该么？

徐海东早就对黄小鼻子恼火，今天又欺负到头上来了，不仅骂他穷窑花子，还扯他的耳朵，要他磨墨。

徐海东一掌推开了黄小鼻子，横了小鼻子一眼，说：“你站开些，我凭么事要跟你磨墨？”

黄小鼻子被推了个趔趄，站稳了身子，骂道：“好你个臭窑花子，还敢动手推我，都狗胆包天了！看我收拾你。”说完，窝心一脚，把徐海东踢翻在地。

同学中的另几个富家子弟站在一边没有帮言，他们有的是惧怕黄小鼻子家的势力，有的平时对徐海东也不好，认为徐海东野，是穷徐家窑的人。

只有一个姓吝的叫阿堂的孩子，叫了起来：“黄小鼻子，不许你要蛮，怎么能够打人呢！”

黄小鼻子哼了一声，双臂抱胸，看着倒在地上的徐海东说：“怎么样？穷窑花子，起来帮我磨墨吧！”

徐海东怒火中烧，眼睛都气红了。姓黄的，你平时骄横惯了，我让着你，你今天也太过份了吧！今天就不服你的势，看你能有多大个狠，我今天就跟你拼了。

想着，徐海东从地上跳起来，两眼冒火，抓起桌上盛

满墨汁的砚台，扬手一掷，正砸在黄小鼻子的头上。

黄小鼻子啊呀一叫，头上开了花，满脸又是墨又是血的，痛得直叫唤。

旁边的同学见打破了黄小鼻子的脑壳，一哄而散。徐海东趁这个乱劲，也从学校跑回家了。

这下惹了祸了，吴先生回到祠堂，学生已放了鸭子跑了。黄小鼻子哭着回家找爹，黄老丁派人把徐重本和吴先生叫去，痛斥一顿，当下就不要徐海东上学，还要徐家捉一只老母鸡送去，作为黄小鼻子挨打的赔偿费。

徐海东的娘对重本老伯说：“我再去求求黄老丁和海东舅，让海东再上几年学吧！穷人家的孩子能有个上学机会，难得呢。海东再去认个错。”

徐海东说：“我没错！我不去！不上学就不上学，我去烧窑去。”他从小在窑场滚大长大的。

徐重本老伯也不愿再去求黄老丁了。咱人穷志不穷，不能老受欺负，不上学就不上，不读书说不定也能干大事。

徐海东还站在太阳下的坪场上。徐家族里人听说了他打架的经过，纷纷说：“有种。咱们的海东对。对那些老财们，就是要打，不打他就不晓得咱徐家窑的厉害。”

大哥说：“不读书算了，烧窑吧。咱爹的年龄也大了，你就帮衬帮衬！你还读了几年书，比我们几个没跨过学堂门的强。”

二伯就喊：“老五，你带海东去和泥巴！”

徐海东的五哥就走过来，拉了徐海东往泥塘那边去了。窑场里人各归各位，又忙开了。

这是1913年夏天，徐海东正儿八经当起了窑工。

窑场的活计，日复日，年复年，徐家人靠的是山坡的黄砂土为生，已经延续了第七代了。

挖土。老镢头举得高高的，嗨的一声杀进土里，一扳一大块土就挖下来了。一镢头一镢头，从早到晚，手掌上打起了血泡，血泡破了，结了厚厚的茧子。手臂酸了，肿了，扬不起来了，咬着牙还得举起老镢头挖，一座土山已被徐家窑的人挖了一多半。

少年的徐海东挖土挖到了青年。

挖下的土装在笼兜里，挑起来就往泥塘送，一担土少说也有百把斤。不停地装不停地挑，肩膀疼，红肿，磨了厚厚的茧子。土倒在土塘里，再挑水来浇湿。天旱时水塘干了，就到好远的河里去挑水，一担一担，一半是水一半是汗。徐海东先是用小笼兜小水桶挑，后来就用大笼兜大水桶挑了。

土塘里浇好水的泥堆着。有牛的窑场就牵头牛在泥里踩来踩去。徐家窑没牛，靠人的两只脚踩，这叫和泥。泥土陷到膝盖，拔起来，再踩进去。艰难的跋涉，夏天头上太阳烤，冬天泥里冰刺骨。在泥里踩哟踩哟，没有穷尽地踩，双脚完全的麻木，像两根木棍在泥里杵着，腿上的汗毛拔光了，腿子发了裂，和熟了的泥中，有和泥人的血。

做泥坯倒是有些创造的乐趣。一团泥拿在手里，在脚踩转轮上一转，成了一只缸或一只坛子的雏形，然后再用木槌细细敲打，厚薄一致，这要技术。徐海东很快就学会了做泥坯了，做好的泥坯摆在坪场上，整整齐齐，倒也好看。

装窑，烧窑，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儿。窑装不好，点火后，会轰然一声坍塌掉；火候掌握不好，窑货或者烧老了烧

嫩了，甚至一窑货烧成了一个大疙瘩。

徐家窑的窑货是附近村子都闻名的，徐海东掌握了装窑烧窑的技术，窑上的叔叔伯伯哥哥们，都是他的师傅。

窑火一停，窑门打开，冒热冒灰进窑取货，高温，呛人，身体不好就昏倒窒息，出了一窑货，最后自己也成了一件货了，满头满脸满身都是灰，像是窑里烧成的泥巴人。

春夏秋冬，徐家窑烧炼出了一个硬铮铮的小伙子徐海东。徐窑匠，人们这样叫他了。

徐家窑的货自产自销。窑货烧成了，就装在扁筐里，挑着走村串乡去卖，满大别山区转游。

“卖缸盆罐子钵子坛子尿壶呐！”徐海东挑一担窑货这样喊！

寒冬腊月，北风凛冽，大别山中的气候骤降，山上的草木光秃，霜花悬挂，路上的石子都冻住了，踢上去脚疼。

村落藏在山窝里田冲边，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路上少行人，村里少炊烟，这个年是个歉收年，乡下的日子凋蔽，农民们捆着肚子熬岁月。

徐海东挑着一担窑货，沿村叫卖，答应的人少。要缸干什么？无米谷可装，要钵子干什么？无饭食可盛。有些器皿用得着，但没钱买没东西换。

徐海东挑着担子转了一天，只卖了一只烘坛，那是一个老婆婆买的。老婆婆只有一个鸡蛋，拿不出钱来。人老了怕冷，又想烘坛暖手。徐海东就给了老人一只，一个鸡蛋是换不到一只烘坛的，老人又确实拿不出其他的东西来。

挑着担子，缩着脖子，徐海东又冷又饿又累，走到一座破庙跟前，确实走不动了，就歇下担子坐下来。

往日卖窑货，多少能换点吃的，今天只换了个鸡蛋，徐海东水米没沾牙呀。

一阵困意袭来，徐海东就歪在破庙门口睡过去了，这一睡就半天醒不来，他饿昏了。

天越来越黑了，北风呼呼地刮着，下起了小雪花。徐海东昏睡在破庙门口，衣衫单薄，到不了明天早上，他会冻硬了的。

破庙门口却在这时吱扭一声开了，庙里出来个女人，捧着钵子准备到外面水塘里取水。

女人看见昏睡在庙门口的徐海东，就上前推他，推了半天不醒。见徐海东身边放着一担窑货，心想这是个窑匠了。

女人放下钵子，把徐海东半抱半拖地弄进庙里，摸索着点亮了油灯，照清了徐海东的眉眼，惊得“呀”了一声。

女人忙出庙门，用钵子打了水进来，在墙角几块砖头架起的锅灶下点起了火，从一只布口袋里抓了几把米，熬起了稀粥。

稀粥熬好了，女人盛在钵子里，喂给徐海东吃。

几口热粥下肚，徐海东醒过来了，见了昏暗灯光下的女人，眨巴眨巴眼睛，叫了声：“珍姐，你不是珍姐么？”

女人流着泪，点了点头，说：“海东兄弟，你醒过来就好了，把我吓坏了。这冷的天，你还出来卖窑货呀！”

“不卖怎么办？家里无米下锅，还不是指望能换几粒粮食。”徐海东说。

“哎，珍姐，你怎么在这里？元亮哥又到处找着你哩！”停了会，徐海东又说。

女人就含着泪，向徐海东讲了自己的遭遇。

一年前，珍姐被人贩子用三斗包谷从孝感买到了手。人

贩子把珍姐带到大别山里，有一天到了徐家窑。

徐海东的叔伯哥哥徐元亮是个孤儿，在做窑工，家里穷，娶不上媳妇。人贩子要把珍姐卖给徐元亮。

珍姐看上了徐元亮，徐元亮也看上了珍姐。

但徐元亮拿不出30块大洋交给贩子。

珍姐和人贩子在徐家窑呆了10天。

10天里，徐元亮处处筹钱，全徐家窑人都想办法，终于凑足30块钱，徐元亮只好叹气了。

人贩子带着珍姐要走，珍姐舍不下徐元亮，坚持不走。人贩子火了，一根绳子拴了珍姐，拖出了徐家窑。

人穷，难住了七尺汉子，徐元亮眼睁睁地看着珍姐被人贩子拴牲口般地拉走了，只好叹口大气。

徐元亮忘不了珍姐，在窑上劳动时，常和徐海东谈起珍姐的种种好心肠好脾性，并说要把珍姐寻找到。

“人贩子把我从徐家窑带走后，把我卖给了一家姓李的人家。李家是个财主，有一大片田地房屋。李家的儿子是个痴呆，吃饭要人喂，成天鼻涕口水一脸，动不动就伸出爪子抓人，我身上被他抓出了一条条伤痕。我名义上是李家痴呆儿子的媳妇，白天照顾服侍痴呆儿，还要做许多佣人做的事，夜里姓李的财主霸占我，让我陪他睡觉。姓李的财主的老婆又吃醋，就想尽办法折磨我，让我做许多的苦活路，不许我吃饱。我受够了，我不愿被折磨死，就跑出来了。我四处讨饭，流落在这破庙里。海东兄弟，我好苦啊！”珍姐伤心地哭诉着。

徐海东听着听着，肺都气炸了。这世上哪这么多不平的事情，这世上的财主哪都这么坏心肠。一个好端端的珍姐，